

# “个人写作的新时代”： 新媒介视域下的文学写作探究

郑丽霞

(集美大学 师范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 新媒介写作作为日益普遍的文学现象,呈现出“向媒介敞开”的写作特点:对作家而言,新媒介写作带来文学作品创作方式、传播途径、发表空间与文体形式的创新变革;对读者或者批评家而言,新媒介使阅读/批评形态、读者规模与传播速度发生剧烈变化,形成“媒介文学”生成机制,环环相扣、相互制约。新媒介文学以其敏锐繁盛的“感觉”、个体生命的“关怀”与日常生活现象的“哲思”,展现着“人文性”特点。“AIGC”文学创作欠缺人性的温情关怀、创造性、想象力与审美态度,而只有以人为主体创作的文学才能弥补这些缺憾,以“碎片化”反抗“碎片化”昭示着新媒介文学的文学价值。这对于当代个体新媒介写作,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关键词]** 个人写作;新媒介文学;人文性

**[中图分类号]** I 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4) 04-0076-09

1964年,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信息”<sup>[1]16</sup>。麦克卢汉关注的是“电力媒介”(electric media)。在现代社会,手机、电脑是电力媒介的具象代表,由手机、电脑媒介衍生的微信、微信群、朋友圈或者公众号是麦克卢汉界定的“电力媒介”,“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sup>[1]18</sup>。这一极具象征意味的媒介内容则是经由微信、微信群、朋友圈或者公众号发表的文学作品,笔者将其定义为“新媒介”。“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当移动智能终端成为信息接收的主要窗口之后,数字人已经自觉自愿地将原本属于自己的所有碎片化时间都奉献给微信……奉献给数字化的图像世界”<sup>[2]</sup>。“手机仿佛成了现代人的第六个器官”<sup>[3]</sup>,文学创作、文学传播均与手机媒介相关的作家有杨健民、杨庆祥、安琪等。本研究以福建作家杨健民的文学媒介创作为典型,兼论上述其他作家的文学媒介行为,探讨新媒介视域下的文学写作现象。

## 一、“向媒介敞开”:新媒介写作方式、发表路径与批评空间

2012年至今,杨健民所有文学作品均由手机进行书写,他用手机中的“锤子便签”APP进行文学创作,发布在个人微信公众号“闽海老杨”上,个人将其新作私发微信好友、发布在朋友圈或者转发到微信群。微信、微信群、朋友圈与微信公众号成为传播其文学作品的重要渠道。用手机书写的作品,达到一定数量之后,作者将其结集出版为文学著作。已经出版的有散文集《健民短语》《一个人的风》《江湖不急》《等等灵魂》,诗集《拐弯的光》《傍晚的和声》等。杨健民文学写作呈现“媒介化”创作特点。“80后”诗人杨庆祥出版的3本诗集均在手机备忘录中书写而成,诗人安琪也时常用手机进行诗歌即兴创作,她的《安琪:第二自然》(35首)都用手机创作而成。麦克卢汉认为:“电力技术到来以后,在人的身体之外延伸出(或者说在

**[收稿日期]** 2024-04-02

**[基金项目]** 福建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课题“‘海丝’视域下高校《美学与美育》课程思政建设路径研究”(FJJKBK21-196)。

**[作者简介]** 郑丽霞(1987—),女,福建莆田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体外建立了)一个活生生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模式”<sup>[1]59-60</sup>，微信、微信群、朋友圈与微信公众号成为作家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

### (一)“便捷性”与“灵感性”：新媒介写作的“AI全面包裹”

“后人类也称为超人类、非人类、半人类等……‘后人类’(Post-Human)一词，它作为一个学术名词，通常认为是源自1988年史蒂夫·妮可思(Steve-Nichols)所发表的《后人类宣言》(*Post-Human Manifesto*)一书”<sup>[4]</sup>。人类步入“后人类”时代，手机成为身体“第六个器官”。手机书写给作家带来创作“便捷性”。作家文学创作灵感来临，需要媒介即时记录，手机媒介展现对作家言语与思想“具身”化，抓住作家一瞬间最为宝贵的创作灵感。“语词”是构成创作的最核心单位，“语词”促进句子，促成文学书写。若是找寻传统笔墨纸砚书写工具，或者等待电脑打开，会打断作家创作连贯性，可能造成丢失“语词”情况。因此，“便捷性”促使作家使用手机媒介写作。杨健民选用“锤子便签”APP进行创作，不使用手机自带的备忘录。相较手机备忘录，“锤子便签”在文字排列与文章布局上更精致，呈现传统庄重典雅气息。杨庆祥使用手机备忘录写作，有时写完就发布在朋友圈，若有稿约，他便谨慎地把作品的“首发仪式”放在刊物上。当他写作达到一定数量之后，结集成册。诗人安琪坦言她的媒介写作有2种形式，纯粹用手机朋友圈进行在地场域写作，或有灵感先记录在手机中，再回去进行电脑创作。《安琪：第二自然》(35首)全用手机进行写作。

杨健民创作时采用“讯飞输入法”。由于输入法的智能性，当作者打出“风”字时会智能地跳出“格”“险”“景”“扇”“衣”“雨”“情”等语词选择。这影响他对文学词语的抉择，为他创作思维陷入困顿时提供灵感来源。安琪使用“全拼”输入法，她创作诗歌《我》时，原想打出“心有灵犀”，输入法跳出“新幽灵系”，《我》首句从“那些毕业于心有灵犀的面孔”变成“那些毕业于新幽灵系的面孔”，“新幽灵系”比“心有灵犀”更具言语陌生化，影响整首诗歌走向。若作家采用“心有灵犀”，诗

歌温情脉脉，但“新幽灵系”4个字挑起诗歌的诡异、撕裂以及幽暗气息，彻底扭转诗歌意向。杨庆祥运用手机创作，也必然遭遇智能输入法的语词挑衅。虽然作家并未有意识地明确使用“AI”工具进行文学创作，但是由于手机书写文本媒介已然具备“AI”性，所以，作家创作不可避免地受到“AI”影响。作家写作素材也源于手机媒介，如安琪诗作《暴雨和绵羊》是她刷到“暴雨冲刷绵羊”手机短视频之时产生的灵感冲撞。同时，作家也面临着手机备忘录或写作APP对传统“文章”体式的反叛，作家在创作时为了更契合备忘录或者书写APP风格模式，必须承受载体形式带来的文体变化。

可以说，作家使用手机媒介创作，在享受“即时性”创作快感时，媒介文本形式反之裹挟着文学的内容、情感与风格，媒介书写工具诱惑、挑衅着作家的语言抉择的同时，也通过智能联想带来语词“灵感”的飞跃。总之，从文本形式、创作过程上看，“AI”对作家新媒介创作进行了“全面包裹”。

### (二)“即时性”与“对话性”：新媒介传播的“加速度”

杨健民文学作品主要发布在微信朋友圈以及微信公众号“闽海老杨”上，或者由杨健民私发给微信好友。安琪诗作主要传播路径为微信好友、微信群、微信朋友圈和微信公众号。他们的创作不以在印刷刊物上发表为最终目的，追求文学作品“即时性”。杨庆祥作品传播则与上述2位作家有所不同，他并未开设微信公众号，他通过手机写作，有时发表在朋友圈，有时发表在刊物上，而后将作品整理、结集成书，进行出版。由于独特的身份与经历，杨健民与安琪的朋友圈拥有众多报纸、刊物、杂志的编辑与文学爱好者，每当有作品发布在朋友圈，很快便被即时转载，这昭示个人新媒介写作传播的“即时性”。相较于印刷时代长时间发表周期，新媒介传播展现着它的“瞬息性”与“加速度”。2024年3月11日恰逢农历二月初二，民间有“二月二，龙抬头”说法，杨健民上午写作散文《龙抬头的“头”》，一经微信公众号发表(发表时间为2024年3月11日12点50分)，3小时不到，《龙抬头的“头”》当日下午3点左右被“今日

头条”迅速转发,3月12日即刊登在《莆田晚报》上。安琪在微信朋友圈直接创作诗歌《雨中游上林湖》,写完即刻发布在微信朋友圈,随后被《浙江日报》全文转载。上述作家作品通过新媒介呈现出以朋友圈、公众号为点,微信群为面,向全国传播的新媒介传播特点。“媒介对现存社会形式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是加速度和分裂”<sup>[1]116</sup>。这种新媒介文学传播,不仅是从点到面的单向传播,更具备传播的“即时性”“瞬间性”与“加速度”,还呈现出“地域化”传播特点。杨健民文学传播主阵地福建,安琪文学传播分跨福建和北京,杨庆祥文学传播流于北京和安徽。可见,文学媒介传播还是无法与作家地理身份完全隔绝,作家创作和传播都必然地带着乡土因素。

新媒介文学传播存在“即时性”特点,文学作品传播也有所反馈,形成作家与读者、批评家“对话性”。杨健民与安琪的众多微信好友也是文学创作者或者批评家,他们通过新媒介即时阅读作品,即时将阅读直觉通过微信媒介反馈至作家,或在“闽海老杨”“极地之境”公众号下面留言评论、点赞、收藏、转发,或在微信群媒介空间展开文学探讨,形成“微而小”“集而散”短时多频的新型电子文学批评空间。不同的是,安琪微信公众号“极地之境”是完整的“安琪诗歌世界”,公众号有诗歌研讨会概况、诗歌作品以及学界对安琪诗歌的批评、鉴赏,甚至还有安琪作品的“寻求出版”。微信公众号以“安琪诗歌”为核心,召集“向安琪”的读者与批评家,纳入他人对于安琪的批评,形成纯粹的文学空间。杨健民的“闽海老杨”公众号纯粹展现作品。

脱离严格的筛选与出版制度,作家只要不违背真善美创作理念,新媒介使得作家创作发表成为瞬间事物,作者通过新媒介转瞬发表作品,读者阅读作品后转瞬离去,读者阅读感受与批评家批评论述转瞬抵达作者。微信、微信群、朋友圈与微信公众号的媒介方式,使得读者、批评家与作家、作家作品之间距离缩短。在印刷时代,“书写倾向于一种分离和专门化的行为”<sup>[1]100</sup>。“印刷术给人馈赠的最重要的礼品,是超脱和不卷入的态度——只需行动而不必作出反应的能

力”<sup>[1]199</sup>。作家与读者、批评家的交流对话是线性的、单一的、割裂的,读者不必对作者文学创作有所“反应”,读者阅读文学作品产生的文学感觉或者文学批评,需要通过书写成文,在报纸或者杂志上发表,或者向作家寄送信件,才可与作家形成“对话”。而在新媒介作用下,“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候都与其他一切人相关”<sup>[1]199</sup>。作家创作行为即刻被读者感知、反馈,读者与作家之间不再是天涯海角,而是咫尺之间。作家与读者、批评家之间的交流对话是循环往复、交互、整体的,他们的即时对话、互动成为轻松便捷、生动鲜活的文学在场。值得注意的是,微信公众号发表的内容是经由作家仔细构思后选择发布的,他们在发布之前需预先思考读者阅读反应。杨健民与安琪在微信公众号呈现共同审美选择,他们试图在微信公众号营造纯粹文学空间,通过微信公众号进行文学批评互动交流,借以试探读者对文本反应,修正自我写作时对读者的预设与期待,他们通过微信公众号的留言、点赞、转发、在看数量等信号更为明晰公众号读者的文学喜好,这反过来影响他们的文学创作。

### (三)“短小精致”与“图文并茂”:新媒介文学的“文体形式”

肯尼思·博尔丁在《形象》(*The Image*)一书中论及这一点时说:“讯息的意义在于它给形象带来的变化。”<sup>[1]40</sup>媒介变更带来形象变化,作家们选择用手机进行书写,更在于手机与身体紧密联系的“具身化”特点,用手机写作带来新媒介文学“文体形式”变化。

杨健民的散文自称为《健民短语》,他的诗作一般在10行左右,一组诗作一般在5首左右;安琪诗作一般在15行左右;杨庆祥诗作《截句三十五首》一般只有两三行。这从文体意识昭示媒介文学的短小精致。杨庆祥诗集《这些年,在人间》每首诗都没有题目,这是手机媒介创作带来的文体特点。作家创作媒介文学时,抓住的是灵感闪现。手机媒介与传统书写最大的不同在于:手机媒介信息时刻闪现,作家在书写时很难摒弃“碎片化”媒介信息跳动带来的思维干扰,形成作家写作思维的断裂、中止。文学写作感觉一旦断裂,作家灵感消逝,作家的创作欲望消弭。因为手机媒介写作是断裂的碎片化的灵光



闪现，所以，杨庆祥诗作的“短小精致”与“题目失却”也顺理成章。因此，新媒介文学创作实质上是“碎片化”文学创作模式。

除了新媒介文学创作时的难以为继，作家还要思考新媒介文学发布之时读者的阅读期待。在印刷时代，读者主要通过报刊杂志或者书籍阅读文学作品，阅读行为发生时，文学作品表现为作品题目与内容一同呈现，彰显文学作品的整体性。当人们阅读微信朋友圈或微信公众号之时，映入读者眼帘的仅有作品题目，并无具体作品内容呈现。此时，作品题目是否有趣、是否诱人，成为读者是否阅读作品的唯一筹码，题目引诱着读者点击链接，打开作品。这导致创作者为了让作品被点开、被阅读、被传播，必须在题目的新颖、有趣、厚重上下功夫。《健民短语：惊蛰该叫醒谁》为读者留下悬念，《健民短语：由“散熊”想到的》引起读者对于“散熊”的好奇与兴趣。当读者打开作品，图文兼美成为读者继续阅读文章的重要驱动力。《健民短语：钟声一敲》配图是厦门大学演武场，《健民短语：因光而来》配图是一束亮光穿越树林，洒在金黄落叶上。“极地之境”发表《安琪：文物记》（81首），这81首诗都是以文物为主题的诗作，且未出版，在微信公众号上属首次发布，在诗歌的数量和主题上十分突出，吸引读者兴趣。点开作品，配图是安琪拍摄的光影斑驳中灰色墙面上的一片绿色琉璃瓦，庄重宁静而肃穆典雅。因此，媒介文学阅读改变印刷时代过于侧重文字的阅读习惯，当读者点开链接之后，迎接他的不仅仅是文字，更有与文字相匹配的照片，做到图文并茂、活色生鲜。

总之，上述作家的文学写作方式、传播方式与被批评方式都是向媒介敞开的，他们以新媒介为桥，搭建起文学世界与芸芸众生的紧密联系。他们的写作昭示着“媒介写作”何以可能，形成一个“媒介文学”的崭新文学生成机制（见图1），环环相扣、相互制约。

“任何媒介或技术的‘讯息’，是由它引入的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sup>[1]18</sup>。新媒介消除时空界限，带给人们新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社会发展方式。新媒介写作作为作家带来的是文学作品创作方式、传播途径

与发表空间的创新变革；对读者或者批评家而言，新媒介使阅读/批评形态、读者规模与传播速度发生剧烈变化。麦克卢汉以麻木寓意诠释喀索斯神话中的“自恋”说法，喀索斯包含的寓意在于：“人迷恋人体的延伸。”<sup>[1]6</sup>媒介延伸人体，又“截除”人体。“增益变成了截除”<sup>[1]7</sup>。这提醒人们在使用媒介进行写作、批判之时，享受媒介带来的身体写作高效、传播范围宽广以及批评即时等便利之时，应警惕媒介“截除”创作的“创作性”、阅读的“被阅读性”以及批评的“被批评化”，从而带来作家写作“肤浅化”“空心化”、读者阅读“蜻蜓点水”化以及批评言语“溢美化”等媒介传播中的文学场域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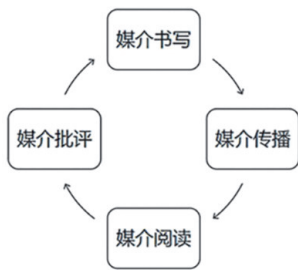


图1 “媒介文学” 机制

## 二、“关心人类”：新媒介文学写作的“人文性”

作家进行媒介文学创作，他们关心自我敏锐繁盛的生命感觉，展现对人类世界与自然界个体生命的关怀，从无处不在的日常现象中实现文学观察，生成哲学思考。新媒介文学写作展现与“新媒介”相互抵抗、相互反叛的文学写作特点。

### （一）敏锐繁盛的“感觉”

新媒体文学作家运用自我感觉思维感知世界，形成个人敏锐繁盛的“感觉”。作家感知的不仅是真实世界，也感知着电力媒介空间。在电力媒介时代，作家始终没有放弃身体感知，以自我身体感知昭示着身体感知的不可替代性，虽然电力媒介感觉不如身体感知来得强烈、具象、鲜活，但作家依然追求个人感觉具象书写，这也是对电力媒介文学的反抗。

即使在媒介文学书写中,杨健民传递的还是来自现实世界艺术感觉。杨健民在《艺术感觉论》书写“艺术感觉”的重要性:“作家的感官在接受外在世界的生活信息时,他的感觉、悟性、情感、想象都在共同发生作用。”<sup>[5]</sup>这一感受世界的艺术方式与原则也被他舒展在文学创作中。杨健民调动“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感官感觉,捕捉、品味瞬间细腻又繁盛的感觉。如,《斗茶》中细腻描绘喝茶感觉,作者从视觉、嗅觉、舌尖、腹中、思想层面书写,茶色为“浅棕色”,闻起来是“整个像普洱的味道,还有些药香”,舌尖一品,“竟然是木头的香味”“老茶在腹中蠕动,胸间顿时通畅,舌下生津”,终悟老茶“茶格”:“老茶是老男人的茶。……老茶的深厚,没有了绿茶的鲜活清芬,却把香气藏在里面,让喝的人觉得年岁陡长。”<sup>[6]5-6</sup>听觉调动也十分普遍,如,《精致和极致》《边缘的<阿姐鼓>》《女人如茶》都充斥着音乐流动。安琪媒介诗作也充斥着充沛的艺术感觉,《鼓声》传来手机震动声,作者却怀念起咚咚鼓声,《玉兰》散发玉兰幽谧芬芳,《雨夹雪》透露天气的“夹彻骨冷”,《大海没有泪水》品尝海水“味咸,无色”。杨庆祥谛听世间万物,“搅动牛奶的勺子能让我快乐/邻人厨房的切菜声能让我快乐”<sup>[7]50</sup>,感受“清晨的牛奶是热的/苹果在温水中舞蹈”<sup>[7]51</sup>。可见,作者将不同艺术对象感觉,通过通感方式沟通连接,形成艺术感觉的交融,形成审美阅读享受。

诗人用生命感觉世间万物,并把对世界带来的感觉写进诗中,通过媒介传递给读者,使读者在阅读时调动自我感官感觉,进入诗人描绘的文学世界,作家的真实感觉通过媒介传播给读者,读者亦通过日常经验触发,想象作家感官感觉,形成一种感官上的“弱真实”。这是“真实(作家)—虚拟(媒介)—弱真实(读者)”通过媒介文学虚拟传递真实身体感觉的文学书写。

## (二) 个体生命的“关怀”

“万物有灵”创作理念始终引领着作家,作家媒介创作展现从自我到对世间万物的关怀。他们关怀自我,关怀与人类生命息息相关的世间万物。

作家关注自我与他人生命状态。杨健民关注

个体生命生存状态,他关注“95后”和“00后”(《健民短语:说说95后和00后》)。在文中他比较“00后”“95后”以及“85后”的不同人生姿态,总结出最好的人生姿态:“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记忆高中同学》则用《世说新语》简洁文学叙事体式书写杨德富、杨丽萍、陈玉新、王玉炉等同学,特别书写陈玉新由于家庭原因没有参加高考,以在村口卖甘蔗谋生之时,展现“杜甫、白居易”式对底层劳动人民的悲悯之情。杨庆祥展现对自我生命的关怀与追问。他在《在昆明我能做什么》一诗中反思自我,当诗人“什么都不做”的时候,他问“这世界会放过我吗”<sup>[7]42</sup>。他在作品中处处彰显着“自我”:“我偶然时才是我”“我每天都试图重建新生活/我每天都失败了”“爱自己/也爱众生”“我所有对独处的渴求/都是对自我的渴求”。可见,展现自我隐秘的情感是作家写作的重要动因。作家也关注其他生命个体,安琪的《长寿花和紫罗兰再度到来》展现自然循环往复、个体生命终将消逝的惋惜;《论博物学家》书写博物学家与个体生命的重要性;《黑衣大叔和杨絮》描述黑衣大叔走向小区大门的瞬间;《她》通过叙事揭示个体的独特性——“你/不是她”;《晚安》进行对自我的追问与回忆。

作家也关注自然万物。杨健民诗作展现丰富的自然意象,以《远近书》(组诗)为例,《远》的自然意象有南山、月亮、秋空、雁阵、季节、光、林间、星光;《近》中的自然意象关涉石头、松针、山、河;《远或者近》的自然意象为地平线、霞、海、雾、群岛、秋。杨庆祥《十四行:海和雪》展现自然现象与时间流逝的生命主题;《二泉映月》书写自然意象“月亮”“泉”与瞎子阿炳二胡演奏《二泉映月》的故事交织缠绕;《蛇》诗人从蛇展开丰富离奇的想象;《幸福》书写两只白羽红喙的鸽子。安琪在诗歌中也表达对自然万物命运的关注,如《鹰》中书写:“鹰飞得再高/也飞不出猎物的视线”;《玉兰论》中对比北方傻大黑粗的玉兰与南方精致芬芳的玉兰;《雨夹雪》对于雨夹雪的描写,“仿佛不倦的野孩子、翻滚着黝黑结实的筋斗”。上述诗作呈现出对自然现象与自然法则的透视。

虽然采用媒介文学书写方式,作家关注重点

始终在作家自我个体生命、他者的生命状态与自然万物上，这三者构成作家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书写方式并未让作家远离现实生活、远离他人、远离自然。自我、他者、自然这三者依旧在媒介文学书写占据着最为核心的重要位置。这就意味着，在媒介文学时代，“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始终屹立不倒，文学只是采用了新媒介这一形式，受到新媒介创作的影响，但是核心与主题却从未更改。

### （三）日常生活现象的“哲思”

杨健民、杨庆祥与安琪都在诗歌中通过日常现象追问人生的重要命题，“人生为何？人生何为？人生应当如何？”这3个主要问题贯穿文学创作始终，指向的是生存的哲学意义与价值。杨健民作品思考人生，关心人的情感、生命的价值以及生存状态。《百年孤独》谈论“孤独”；《乳房的隐喻》谈论“疾病”；《人凭什么活着》提出：“人生的一切，只有痛苦和迷茫是真实的。人究竟凭什么活着呢？也许就凭着痛苦，凭着真实，凭着对人生绝唱的那一种坚忍而虔诚的守候。”<sup>[6]143</sup>他提出“人生应当如何”的哲学命题。《影子》坚定地告诉我们，“生命、信念和目标”<sup>[6]14</sup>是人生的3个关键词；《佛性》言“大地皆是蒲团，作为人，拥有一份佛性和一种敬仰就行”<sup>[6]22</sup>；《自以为灯》和《牵引》告诉女人“自以为灯”<sup>[6]25</sup>，要找到梦想的人生哲理。存在主义极端强调个人的经验/体验，重视主观意识与经验，强调从人的心理现象中分析出有条理的经验材料，认为这种主观意识或经验是更为可靠的存在，“意志从自身中创造出真理”<sup>[8]</sup>。前文提到杨健民重视“感觉”，正是对“存在主义”强调个人经验/体验的内化。如《萨特的〈死无葬身之地〉》写：“萨特说的，一个人从他被扔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对他所做的一切负责。”<sup>[9]</sup>作品化萨特哲学语言的晦涩难懂为日常的闲谈：“存在就是荒唐的，死亡就是孤独的。”<sup>[6]178</sup>杨庆祥的《残荷》从荷叶消残这一日常现象入手，结尾上升到“人类本就是这残的一部分啊”<sup>[7]23</sup>的哲思。杨庆祥从“清晨的牛奶是热的”联想“那些死亡的人再也喝不到清晨的牛奶了”<sup>[7]51</sup>，从银杏树叶落下刹那引申“死亡少女走向夕阳”<sup>[10]29</sup>，从“老不死的家伙/

比真理活得还腐朽”<sup>[10]29</sup>探讨生死哲学命题。安琪在《一天》里写：“一天如何掰成两天用/我努力地掰/一天还是一天/甚至/一天有时是半天/有时竟然没这天。”诗作展现日常熟悉的陌生化感觉，表达时间匆匆流逝的生命紧张感。《走览临港当代美术馆》通过美术馆中的脸，引发对生存主题的思考：“捧住饭碗就能存活的脸/你我的脸。”作家关心人、关心世界，充满着对人间深情。在文学书写中，这些作家消解哲学狰狞的理论面貌、佶屈聱牙的语言，保留其哲学性，使其日常化，平民化。

作家通过书写贴近生活日常现象，从日常现象中凝练出生活哲思。这使得哲学摆脱严肃的逻辑性与殿堂感，以生活的情趣与温情融入文学，使得哲学奥义不再佶屈聱牙，变得鲜活跳跃。作者试图在高雅哲学性与俗世日常性中达到微妙的平衡，以此抵达哲学的“日常化”“现象化”。

## 三、“反抗虚无”：新媒介文学的当代价值

新媒介文学以其“人文性”俘获着众多媒介阅读者，但随着“AIGC”（AI-Generated Content，人工智能技术生产内容）文学创作场景扑面而来，当人们在ChatGPT、百度汉语、文心一言等“AIGC”技术创作工具输入关键词，便可秒生出一篇合乎情理、逻辑正确的文学文章。如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王峰带领团队发布一篇使用国产大模型创作的百万字人工智能玄幻小说，仅耗时一个半月，而作家日夜不歇地创作同样体量作品则需要一年甚至更久。此时，“AIGC”文学创作挑战着“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

### （一）“AIGC”时代下的文学创作

自2017年5月微软人工智能产品AI美少女“小冰”写作人类第一部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开始，人工智能开启文学写作道路。“人工智能写诗软件抹消了诗人这一诗歌创作主体，同时随之抹去了诗歌创作环节”<sup>[11]</sup>。人工智能扼杀诗歌创作主体，人类步入后人类时代。但“小冰”诗歌创作呈现语言混乱、主题不明、没有情感等“后人类”AI创作特点。ChatGPT意味



着人工智能文学创作抵达新的时代,“小冰”系列创作问题被攻克。曹僧认为:“ChatGPT的创作本质上是通过接收并消化大量数据进行创作,可以宽泛地概括为‘吃什么就吐什么’。”<sup>[12]</sup>王迁定义“ChatGPT是一个智能搜索引擎+智能文本分析+洗稿器的组合”<sup>[13]</sup>。ChatGPT作为一款聊天软件,它在与人的对话中“知错就改”,根据人发出的对话指令创作文学作品,甚至写作小说。在ChatGPT 3.5与ChatGPT 4.0输入“请以‘蝴蝶’为题目,模仿李商隐写一首诗”,ChatGPT 3.5的回答是:“碧天如洗扬清风,蝴蝶翩翩舞碧空。花间飞舞春光暖,轻盈翅膀舞飞蓬。”ChatGPT 4.0则创作出:“蝶影轻摇月下门,霜空独立夜沉沉。梦回何处寻芳草,空留落花香未存。”还附赠批评语:“此诗尝试捕捉李商隐诗歌中常见的寂寞、淡雅与含蓄之美,以蝴蝶为象征,描绘了一个深夜思念故人的美景,既有自然之美的描绘,也蕴含了深深的忧郁与哀愁。”在ChatGPT 4.0输入:“不对,李商隐要更朦胧。”它回答:“蝴蝶轻舞乱花间,梦回朦胧月下闲。一帘幽梦难寻尽,几度秋风吹故园。”同样附赠评语:“模仿李商隐的朦胧意境,试图在这首诗中融入更多的梦幻与迷离,表达了对过往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故人故地的深深思念。”当再次与之对话:“不对,作品要突出爱情主题。”它秒成文学:“蝶舞轻纱梦未成,碧空深锁旧时情。一枝花落知多少,半纸青笺泪两行。尝试通过蝴蝶的轻盈与花的凋落,寓意着爱情的美好而短暂,以及因爱生忧的情感纠葛,表达了对未竟之爱的深切怀念和无尽的哀伤。”可见,ChatGPT自我不断更新迭代,它根据人发出的指令不断修正自我,它不仅提供文学作品还附赠文学批评,这为新媒介文学批评提供广阔空间。但是,ChatGPT仅仅是一个海量数据化的产物,与作家创作相比,它的创作不具有人的体验性与经验感,它的输出只是数据和信息的排列再组合,它也不具备人的情感性,即使它的写作包含情感类词语。

2024年2月16日,OpenAI发布首个文生视频模型Sora。人们通过文本描述对Sora发出指令,使得Sora生成最大可达60秒的视频,文本指令可精确界定生成视频的色彩与风格,视频中

人物的表情细腻、情感丰富,视频真实、流畅且稳定,符合现实世界规律。Sora的诞生引起影视行业的震荡与恐慌,却赢得文学界的热烈掌声,它昭示着AI时代文学文本写作的重要性,是对“文学边缘化”这一困扰文学界数十年的谶语的有力反击。但是,类似Sora文生视频模型工具大量生成,一旦技术突破“Sora”60秒创作时长,个人或者小团队使用“Sora”制作电影即将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之时,“Sora”将成为“总导演”,集“选角”“服化”“道具”“场景”“脚本”于一身,制作电影从过去的动辄数年时间到如今的一键生成——“秒生”。此时,如何为“Sora”发布文本指令,使得视频的色彩、风格、主角、场景、故事主题等要素恰如其分,这是当下文学面临的重要问题与挑战。“Sora”作为依靠文本指令生成的视频工具,它呈现是否精确与文本指令者输入的文本内容紧密相关,如果输入“情侣爬山”文本,就给“Sora”预留视频表达诸多可能性,但若输入“一个晴朗的雪夜,身穿蓝色运动外衣、背着黑色双肩包的男子与身着粉色外衣、带着灰色运动帽的女子一起从山脚爬到山顶”文本,“Sora”表达的可能性空间就被压缩,“Sora”在“雪夜”环境设定以及男子、女子的服饰上不能随意表达。因此,文学语言的精密性、准确性已然成为生成精准视频风格的必然要素,文学表达在“Sora”时代显得尤为重要,成为决定视频叙事走向的主人。“Sora”昭示新时代文学的重要性。

无论是“小冰写诗”、ChatGPT还是“Sora”的诞生,它们都是机器创作主体,呈现一种模仿、一种模式、一种模型,它们通过学习、模拟、组合创造出文学或者视频。而以人为主体的作家创作时时刻刻都在寻找陌生的词语,寻找新颖的故事,寻找新奇的艺术表现方法,他们避免雷同,避免相似。“AIGC”人工智能工具欠缺的是人性的温情关怀、创造性、想象力与审美态度,这一切均需由人作为主体才能实现。

## (二)以“碎片化”反抗“碎片化”:新媒介文学的文学价值

“AIGC”可以根据人的关键词精确指令创作适宜的文学,从诗歌、散文甚至小说文体的精确到语言风格的模仿,文学作品从创作者的苦思冥

想转变为“AIGC”文学创作的一键生成，看似“AIGC”文学创作像一位魔术师一样，无所不能。人工智能依赖强大的数据库，利用算法可以迅速“写出”文学作品。同时，人工智能可以进行复杂的自我深度学习，实现更为规训、更完美的创作。但是人工智能无法超越人类的体验感觉、情感、灵感与想象力等。人工智能写作无法创造人对于世界的哲学思考，无法用温暖的情感去慰藉芸芸众生的疼痛与伤口，也无法以敞开的心灵昭示正确而坚定的道路。因此，在“AIGC”时代，新媒介文学创作反而日益彰显它的重要性。新媒介文学虽然受到“AI”创作的全面影响，作家始终是媒介的主人，并不成为媒介的俘虏。但新媒介作家创作呈现“碎片化”特点，现实生活引起作家灵光一现，作家在一瞬间通过新媒介凝定思想与情感，作家在“碎片化”时间创作“碎片化”作品，“碎片化”的“碎片”饱含着生活哲理与对人性的关怀。“读书识字的人突然被电磁场攫住时，电力聚变（或内爆）就产生社会能量和心理能量”<sup>[1]68</sup>。新媒介读者在碎片化时间突然被文学作品抓住，在碎片化时间内寻求片刻短暂而又相对集中的精神空间，即使引车卖浆之人也很容易触摸到作家的文学思想，从而改变读者的日常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发现美、追求美，以“美”抵御虚无的日常，进行自我的内爆——即自我的生命觉醒与文化觉醒。在“碎片化”的当下，精神虚无已经侵占人类日常生活，“文学是人学”的“人文性”主题带来的温情与“人性关怀”使得“碎片化”新媒介文学读者感受到生命的确证与指向。

新媒介加快文学作品传播速度，文学作品在读者阅读中形成自我裂变，断裂为碎片化的语言、思想、情感。新媒介读者“碎片化”阅读形成对于作家的“碎片化”印象。以杨健民为例，他的书写领域十分宽广：茶、音乐、女性、时事、哲学、文学、舞蹈、绘画、雕塑等，他时常变换作品风格：激情、浪漫、理性、哲思等。在每一次读者阅读中，读者获得属于个性化独特文学阅读感受。因此，读者对于作家的风格难以形成统一的评价与印象，是“碎片化”印象。为避免此类现象的出现，作家在使用新媒介创作之时，必须坚持自我创作最为核心的部分。杨健民

言：“变换钥匙变换词，你还是你自己。”<sup>[14]</sup>“哲思”与“日常”2个关键词贯穿着他的文学创作。

### （三）“个人写作时代正在到来”：新媒介文学创作未来图式

面对社会不断高速发展、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当代作家囿于书房，在书斋中进行自我的精神漫游，他们在文学中消解自我的情绪，在文学中观照社会人生，在文学中寻找着避世的桃花源，文学作品源源不断地产出。但是，随着新媒介日益发展，纸质媒介不断萎缩，许多作家面临投稿无路、发表无门的尴尬境地。这些作家依然束缚在传统媒介构建的虚妄声望中，他们认为只有在纸质媒介上发表，哪怕仅仅是小“豆腐块”，才是自我文学高水平的象征，而把自我的作品发表在个人微信公众号当成是一种“作品无力”的羞耻表现，他们在内心深处始终抵抗着以微信公众号所代表的新媒介符号，认为自我无法筛选自我的文章，这是对自我文学水平的不自信、对新媒介文学的不信任。当下依然存在着许多热爱文学的作家，杨健民、杨庆祥与安琪的新媒介写作昭示着新媒介文学创作的可能性与价值感，标志着“个人写作时代正在到来”！这对于当代个体化新媒介写作，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在一个碎片化的虚无时代，文学并没有因为电力时代的到来而边缘化。相反，文学写作依赖于电力媒介，形成一种新型写作、传播与阅读模式。无论是作者或是读者，都在“虚无”与“迷茫”中，通过新媒介文学寻找到精神的片刻栖息之地。作为作家，应该意识到新媒介文学创作的便捷性、传播的宽泛性与媒介阅读/反馈的直接性，大胆采用新媒介创作、传播文学。在“AIGC”文学时代，当下新媒介文学创作者可借助“AIGC”创作文学。“AIGC”文学创作虽然缺乏个体经验、情感、灵感、哲学思考与想象力，但是它们可以为人类写作提供数据、灵感、逻辑、框架甚至批评。因此，与“AIGC”共舞的文学创造者，一定是更懂“AIGC”生成逻辑思维的作家，一定是拥有优秀文字能力、能够清晰表达故事或者视频的主题、思想、情感的作家，一定是具有普世性、人文性、情感性的作家。文学创新与艺术表现创新是“AI”所不具备的。人在面对“AI”人工智能之时，必须时



刻保持想象力、创造性与审美态度。华为、腾讯、字节、阿里、百度、科大讯飞等公司已推出或即将推出文生视频模型;智象未来、爱诗科技、生数科技、Morph Studio等AI创业企业即将推出文生视频模型/产品。通过新媒介借助“AIGC”创作文学作品,产生的文学作品通过文生视频工具转化为生动鲜活的视频,即将开启新媒介文学的视频化叙事新时代!

个人写作的新时代正在到来!

#### [参考文献]

- [1] 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 何道宽,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 [2] 任广军. 技术与世界:文化产业现象学导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185.
- [3] 马志强. 互联网社交对现代家庭和婚姻伦理观念的嬗变和冲击研究[M]. 北京:团结出版社,2018:194.
- [4] 支运波. 《一九八四》的后人类生命政治解读[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119-123.
- [5] 杨健民. 艺术感觉论[M].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3:12.
- [6] 杨健民. 一个人的风[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 [7] 杨庆祥. 我选择哭泣和爱你[M].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
- [8] 王克千,樊莘森. 存在主义述评[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8.
- [9] 杨健民. 等等灵魂[M].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23:198.
- [10] 杨庆祥. 这些年,在人间[M]. 合肥:黄山书社,2016.
- [11] 刘朝谦,杨帆. 人工智能软件“写诗”的文艺学思考[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2):155-167.
- [12] 陈椒帆,方岩,刘祎家,等. “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论坛[J]. 东吴学术,2023(5):104-127.
- [13] 王迁. ChatGPT生成的内容受著作权法保护吗?[J]. 探索与争鸣,2023(3):17-20.
- [14] 保罗·策兰. 保罗·策兰诗选[M]. 孟明,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00.

## On Literary Wri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Media

ZHENG Lixia

(Normal College,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As an increasingly common literary phenomenon, new media writing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pen to the media”: for writers, new media writing brings innovative changes in the way of creation, communication, publication space and style of literary works; for readers or critics, the new media brings about drastic changes in the form of reading/criticism, the scale of readers and the speed of dissemination, forming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media literature”, which is interlinked and mutually restricted. New media literature, with its keen and flourishing “feeling”, “concern” of individual life and “philosophy” of daily life,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ity”. “AIGC” literary creation lacks humanity’s warmth, creativity, imagination and aesthetic attitude, but only the man – created literature can make up for these shortcomings, and the “fragmentation” against “fragmentation” shows the literary value of new media literature. Thi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temporary individual’s new media writing.

**Key words:** personal writing; new media literature; humanity

(责任编辑 陈蒙腰)